

悠悠北斗河

□方颖谊

北斗河，乃旧时宁波的护城河。因其形像北斗七星，故而得名。

公元898年，明州刺史黄晟兴建了罗城（即宁波外城），又在其西面挖掘了一条河，就是现在的北斗河。《宁波市志》载：北斗河，南起西门板桥，北至长安桥，与望京路平行……

西门板桥，乃北斗河“雏形”之起点。故两者亲如连理，密不可分。老底子，西门板桥日日忙碌。桥上，行人、商人悠悠来往，手拉车、自行车、三轮车等来回穿梭；桥下，木壳船、水泥船、航船等交替通行。木壳船，靠人力摇橹前行，会发出“吱呀吱呀”富有节奏的音律声，其装运果蔬、粮食等为主，水泥船则运化肥、石材等居多，而航船是主要交通工具（那时还未通公交车），它靠柴油发动机助力行进，开动时发出“笃笃笃”之声，粗犷且悠长。农忙时，航船也驮运稻米、蔬果等干货。

北斗河南有埠头。埠头很宽，沿石阶而下，便能与水亲密接触了。婶嫂们根据所需，有独自去洗菜的，有成对去洗衣的，也有结伴去涤物的，叔伯们则会相约去闲情钓鱼，或游泳去暑热，而孩童们会三三两两地去埠边戏水，手拉手地摸小蝌蚪、扔石片，看谁扔得远。胆大的哥哥，干脆撩起裤管下水，往埠头旁的石缝里摸螺蛳、捞河蚌，再用旧塑料袋盛着，拎回家去敲碎喂鸡喂鸭。

来往的船只，若有需要，均会在河埠头停泊，上下客、买卖、卸装货、中转、休憩，甚至宿夜。故而板桥河埠头时而静寂，时而喧闹，脚步声、交流声、卸货声、买卖声不绝于耳。

北斗河是伴着我长大的。我那充满快乐和童趣的老宅，就在北斗河的西边。步行至北斗河，五六分钟足矣。吃完早夜饭，祖父一手端着大口搪瓷杯，手臂上挽着小竹椅，一手牵着我，而我也闲不着，拿着一把芭蕉蒲扇，祖孙俩往西门板桥欣然而去。走近板桥，顿觉凉风阵阵，或拂脸或撩衣，望着宽宽的北斗河面，好不舒爽。凝思静观，河面时不时地会闪现小小涟漪，那是风舞动的杰作；细闻，河面不经意间会传来“唿—噗”或“嗒—唿”的琐碎之声，那是鲫鱼、鲢鱼、土步鱼等在互动，在吟唱。无风时，西门板桥也是凉爽之地，不打紧，轻摇手中蒲扇，静候和风来袭。祖父两支烟工夫，邻居们也陆陆续续地前来，在西门板桥边各自占据好位置，或倚桥栏，或坐自带的小凳上，也有报纸一铺，席地而坐的，大家随意拉家常，侃大山。建国叔，是住我们隔壁墙门的，也是父亲的同事，话柄最多且特幽默，祖父笑称他为“桥头老三”，我尤爱听他讲各类趣事、趣味《水浒传》等。爱下棋的朋友，会相约在板桥沿支起折叠小木桌（棋友自己做的），摆上用圆珠笔刻画的三夹板棋盘，棋子是请厂里车工做的，互递一支烟，喝上一口搪瓷杯里的茶水，“开锣”杀棋。一般五局三胜，随着桥头路灯的亮起，棋盘边围了好几位路过的，或住北斗河附近的棋迷，有的只看不语，有的指手画脚，有的手痒恨不得自己去杀上几盘。

夜幕下的北斗河虽显黑，可也别有一番景致。河面上，泛起不少星星点点，由远及近。细看，原来是烛光、手电光和反射光等“众光”，还有吮吸香烟而产生的瞬间光点。它们多数来自于各船主。辛苦了一下午，途远的船家会选择在板桥埠头宿夜，他们有的在船舱内点起蜡烛，有的亮起手电筒，有的干脆借助板桥两头路灯所发出的微弱光线，吃夜饭、干余活，或做零星买卖——有些老买主会直接通过跳板上船买脆瓜、西瓜或黄瓜等果蔬。我曾见一高个叔叔，蹲于埠头边，将刚买的西瓜就着北斗河水匆匆一洗，取下裤腰边挂着的那串钥匙，择其中一把，代替刀沿瓜皮轻划一圈，瓜“嘭”地应声脆裂开，“好瓜！”叔叔用大手将瓜对半掰开，继而，用拳头将那一半西瓜缓缓地敲击几下，再掰成数块，大小不一，接着，开吃起来。“喇喇”，闻声感觉瓜味不错，他吃得尽兴，不一会，近半只西瓜已下肚……

北斗河，不乏人文景观。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——效实中学原校址就坐落在北斗河畔，望京路的东侧。望京路，因宁波古城门——望京门而得名。效实中学的正大门，当时朝北斗河而设，即北斗河的东岸。效实崇文重教，于1984年成立了文学社，并以“北斗河”来命名，其内在的含义无须多言。曾荣获宁波“十佳学生社团”称号。

北斗河之北，延接姚江，华美居于此。华美，乃华美医院——宁波市第二医院的前身。华美医院有百余年历史。当年美传教士玛高温选址在宁波老城北门外的佑圣观，创办了国内第二家西医院——浸礼医局（华美的前身）。建院时间仅晚于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。它称得上是浙江省西医东渐的原点。第二任院长白保罗将医局扩迁至百米外的北斗河接姚江之畔处，一风水宝地。

华美医院的河对岸，为美丽的海曙公园。公园呈长方形，分南北两大块，以带状式横卧于北斗河西。供游客休憩、市民锻炼的遮阳避雨的凉亭，大小不一能乱真的假山，曲折错落地筑于在北斗河畔。普而不凡的杜鹃花、随和的月季花、热情的朱瑾花、大气的向日葵、幽香阵阵的栀子花、艳丽的四季海棠、紫里透白的紫薇花、果香纷飘的石榴花等各类花卉及各种树木，被匠师们散布于北斗河南、北两侧恰当的位置，它们高低俯仰，粗细倚侧，顾盼生姿，可谓别具匠心又浑然天成。

晨曦，北斗河畔的海曙公园鸟语花香，柳叶成荫，舞音戏声不绝于耳。晨练者一队一队分门别类，依河而练。着白色对襟布衫的太极拳队，古乐悠扬，缓缓出招；十米开外，穿红色绸服、灯笼裤的舞扇队，乐声跌宕，开合有度，好似孔雀展红屏。还有三三两两的临河晨跑者，不忘挥手招呼，也有短线倒走，或并排快走，低声细语。晨练毕，许久未见的老友搭肩挽臂进亭遮阳，继而寒暄。

“老张，近来身体可好啊？”
“好好！听说你的孙子考人效实了……”片刻，爽朗之笑声划破了北斗河上空。

以前每每去外婆家，我总爱踏过西门板桥，绕行海曙公园，沿着迷人的北斗河而行，既能抄近道，又可爱情，放松身心。成家后，新家虽离北斗河远了约一站路，但只要有空隙，哪怕下小雨，我也会信步前往北斗河，沿河徘徊良久，付付今日琐事趣事，想想明日要事乐事。

2008年，宁波内河管理部门对北斗河开始梳妆整治。整治后的北斗河，旧貌换新颜，水清澈、鱼畅游、虾欢腾，引白鹭栖栖，河心荷花连连，岸边花草争奇斗艳，傲然成了宁波市主要景观性河道之一，更有了一张熠熠生辉的“名片”——生态型样板河。

3年前，有幸赴美术馆观“美丽浙江·五水共治”摄影作品展，好几幅作品似曾相识，如故友一般，喊我停下匆匆的脚步，留心细赏，从其中一幅《白鹭栖息》作品里觅出“端倪”，那可不就是阿拉宁波的生态“北斗河”吗？美哉，北斗河！

三江月
竹篱瓦舍

责编：李菁
2021年11月7日 星期日
审读：邱立波
美编：周斌



北斗河生态治水河道美。 龚国荣 摄

北斗河畔。
龚国荣 摄